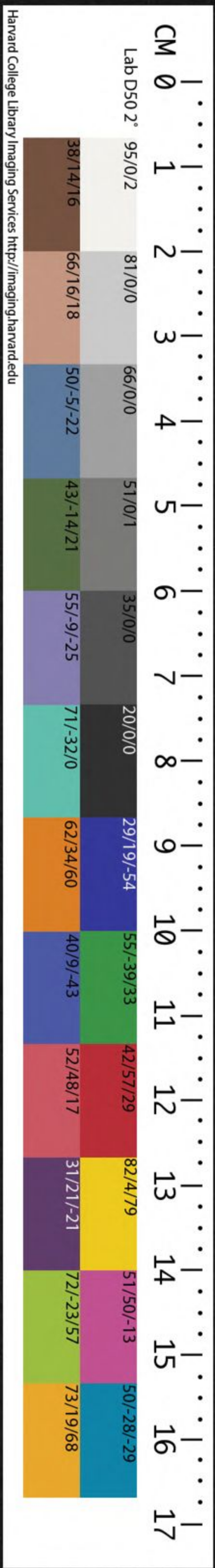


T4664.7/7292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89



朝野中採疏 卷四

國朝書影印

應天府巡撫王應遴一本為境內彙集臣職  
庶有日望恩無期謹據母子孤苦危情仰塵  
睿覽俯冀矜憐事自御史劉光復雁子罪釐  
內外大小臣工為光復申救者奉贖幾于  
充庭職竊以

聖度原自優容必無竟蓄風霆之怒臣愆本由  
忠愛必能再俸日月之光不宜瑣瑣銷

朝野申抹疏

卷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應天府巡撫王應遴一本爲境內繫臣羈

縻有日望恩無期謹據母子孤苦危情仰塵

睿覽俯冀 矜憐事自御史劉光復雁于罪罟

內外大小臣工爲光復申救者奏牘幾于

充 庭職竊以

聖度原自優容必無竟蓄風霆之怒臣愆本由

忠愛必能再依日月之光不宜瑣瑣頻瀆

聖聽乃今職復有言豈其躬蹈之蓋光復青陽  
人也係職所轄地方職博採風謠于光復  
之爲子所以孝事其親光復之老母所以  
泣痛其子者聞之最詳職思職名巡撫寧  
惟戎索之是拮据凡向隅之悲號天之泣  
皆當亟爲之所以光復母子尤職所惻然  
憫念者若不爲

皇上陳之負職職并負職心矣職稽之律典人

臣奏對失序例有常罰光復不思

天威咫尺越身聳聽罪誠無辭狀

皇上所以罪光復者以震驚

聖母之靈也所以坐光復以震驚者欲善事

聖母以孝也

皇上純衷天下莫不信之但自古稱舜大孝正  
以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皇上孝事

聖母而閭閻之下有垂老不忍見其子幽別悲  
鳴而莫可訴者夫非盡人母歟

皇上爲子思孝而囹圄之子有垂死不忍聞其  
母哀慈抱鬱而不得伸者夫非盡人子歟  
以

上之聰明獨縱何情不周知

仁聖天成何物不不冒而乃靳一光復者將以  
光復抗言而責其背禮乎則聲氣雖高忠

悃無他非指摘 宮闈者比原情并以原

罪尚未甚也將以光復喜事而惡其博名

乎今荆艾已久浮氣已平可留爲後效者

地使功不如使過尤宜寬也昔賈誼洛陽

年少治安之策至於痛哭流涕誠爲過激

長沙之謫誼有大過人者而卒以賦鵬死

至今皆悲誼之不遇而以不善用誼者爲

漢文惜今光復所事之

主去漢文遠甚而其所處反出賈誼之下此諸  
臣所以頻煩補牘者非愛光復愛

皇上耳倘秋肅之後繼以春溫陽和之仁軫其  
寒沍亟釋光復或復其原職或放之故里  
于

皇上爲轉圜之量于

聖母爲錫類之孝于光復母子爲枯木回春之  
思一舉而三善備何靳而又不爲此耶非

敢越俎而沽名直以事屬地方且擊其痛  
亟爲籲

天以庶幾于萬一之聽職於封疆猶得稍効涓  
埃之悃也伏惟

聖明垂察焉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

順天府等衙門府尹等官李長庚等應天  
府府丞嚴一鵬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右布政王在晉等一本爲

觀典告完普天胥慶因事觸衷合詞上

請伏乞

聖明採芻蕘優言路以光 盛治事職等濫叨  
京郡之守並列藩臬之司

皇上乘乾履泰四十四年職等屆期率屬入

覲於廷景運躬逢欣同寰宇惟是前者劉  
光復偶冒

宸衷致干罪繫舉朝求釋職等備員省直各

抱微忠擬於赴闕之時一伸懇

請覲事甫畢而御史翟鳳翀又因言蒙譴觀聽  
皇皇不勝悚駭職等竊惟御史者

朝廷之耳目也如人一身元首在上必耳目  
備官明聰四達而後成元首之尊故重御

史所以重

朝廷也

祖宗設立言官本以拾遺掇闕古者都兪吁咈  
之盛原自面陳人臣憂盛危明之殷不覺  
過直况慈愛仁孝之言本

皇上之夙心亦

皇太后神靈之所樂聞也至於防微杜漸之語  
正不妨以不必狃之慮輔佐



皇上之親裁乃今累臣日夕羣情已竭於陳詞  
言路晨星仗馬又聞於再斥且

皇上天地父母固何所不容服肱手足何所不  
體當大小臣工玉帛會同之際師濟在庭  
而言路之官未蒙寬假益加摧折職等散  
在省直近遠不同與二御史素無交識匪  
出私情第念待罪四方每見各處吏治民  
生一切利病倚賴於言路者不淺若言路

一輕則

朝廷紀綱不重四方何所稟承設有大事大  
疑誰肯盡為陳白豈 盛明之世所宜有  
者臣子內外雖殊分義則一故敢于呼

嵩之後共陳一得之愚伏乞

聖度宏包轉圜成命將御史劉光復特

賜寬宥翟鳳翀並

賜優容則 朝綱增色

聖治彌光四海頌有道之長  
宗社衍無疆之慶皆在  
皇上一轉念中矣職等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二月初二日

工科給事中歸子顧一本爲時事萬分可  
慮言路一綫宜通懇乞

聖明虛受優容以摠忠益以維治安事職竊惟  
自古治平無事尚有積薪厝火之隱憂人  
臣爲國抒忠不無曲突徙薪之過計况今  
日民窮盜起邊警天災疊見疊出殊駭聽  
聞惟恃

聖明廣開言路霽威虛懷使人人得盡其愚於

以弭災消釁維天下於太山之安爾去歲  
值大侵至於人相食前史不數數見也未  
有母子相啖未死輒啖所在撮屍爲糧種  
種慘狀愈出愈奇如今日山東之飢民者  
當此人情洶洶不能須臾之際盜賊竊發  
設有一夫橫黠過人不若張國柱之易撲  
滅也橫扼運道可爲寒心邇日荷蒙

聖心仁愛業發閭金米粟亟遣臺臣矣又點撫  
臣矣行且盡力賑濟如救焚拯溺矣予遺  
可望更生狀飢民遍東土所發金粟雖多  
僅同杯水距麥熟尚遠目下雨暘倘未必  
時若此時正煩

聖慮耳且近來邊警又大非曩年比也無論黔  
滇楚蜀之交夷情孔亟如遼東乃

神京左臂延綏又素稱天下勁兵處也乃去歲  
失事最慘尤近年所無至乃薊鎮逼近門

庭警報尋至焉總之各邊缺餉缺兵虜  
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如入無人之境  
誰爲當者况天鼓地震星異人妖頻頻見  
告此何等時也安危旋轉間不容髮向來  
章奏猶幸

聖度涵容故言官皆得以效其款款苦口逆耳  
之言時達

宸聰乃今御史劉光復一鳴獲罪舉

朝力救久繫不釋自後言者奪俸降級者相  
繼踵接矣將使人人結舌盡效寒蟬

九閤之外

國家利病生民休戚奚自

上聞卽有大姦大惡安所忌憚而不恣橫乎切  
聞君明臣直從諫則聖是聖明之美名自  
堯舜以來俱歸於聽諫之主上書爲千古  
盛事未嘗書某諫臣之名者則諫臣原無

名可沽且身與名孰親雷霆不測身且不  
顧何暇計及於名至於人臣各有職掌惟  
恐溺職以負

國家方且救過不暇何敢爲黨且蒙

恩食祿雖捐糜尚未足報稱萬一安能私護朋  
輩何忍爲黨况人各有心衆實有口人臣  
設有絲毫阿黨之心則肺肝立見將一出  
口而清議折其前吏議隨其後何能爲黨  
蓋相助匿非曰黨爲私暱而救援邪人是  
黨也爲

國家事而助成

聖主容受直言之美名正臣子一點孤忠也非  
黨也惟■臚列理法欲詳以確不免稍過  
戇直披瀝忠讜欲懇以切不無時觸忌諱  
若必欲遠沽名黨救之迹將阿諛順

旨以避譴是諂佞也含糊浮謾以塞責是欺罔

也

朝廷安用此諂佞欺罔之臣置之言路以養  
亂養姦而於

主德民瘼一無所關其緩急也伏乞

皇上俯念時事之多艱熟覩亂形之已兆惟言  
路一綫之通塞關今日安危之大機亟下  
求賢之詔廣開納諫之門以繫者卽出之  
囚圜降調者仍還其故秩令言者人人自  
奮無敢顧望循默以誤

國事庶感召天和變災爲祥寧獨東土永寧  
九邊熄燧哉所以鞏固

金甌者尤無量也謹昧死以

聞職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三月初二日

宣大總督涂宗濬一本爲病臣戀

主無地攄忠謹陳夷狄向化之情仰祈

聖明大恢

聖度俯釋憇臣以光

聖治以綿萬世治安事臣蒙

恩允放卽日得代南歸無復望見

天日之時矣所有邊事不過戰守機宜新督臣  
自能舉行之無俟臣之多贅惟是夷狄慕

義向化親愛

皇上之情經臣目覩耳聞有羣臣所不及知者  
當爲

皇上陳之去年五月二十八日

皇上因 東宮小驚

親御 慈寧宮命

皇太子侍側 皇太孫肅立階左面

諭諸臣自

聖母昇遐之後常侍 几筵哀慕無已詳述

皇太子仁孝恭敬 皇諸孫遶膝聚歡

皇上父子祖孫藹然一堂之上而君臣上下歡  
然同體之情天光煥發於照臨巽命重申  
於諄諭邸報傳至臨邊時虜王卜石兔把  
漢比妓素囊台吉等近邊進貢聞知此事  
因差夷使問撫夷官許世臣等曰

皇爺滿服已久如何此時尚且素服臨



朝撫夷官荅曰我

皇命天性至孝以日易月服制雖滿頃刻不忘  
孝思所以常御素服虜王卜石兔等感而  
嘆曰孝哉

皇命天生聖人自然與人不同又問曰如何

皇太子 皇諸孫等一同在宮撫夷官荅曰

皇命天性至慈

父子祖孫常常遶膝爲歡未嘗暫離虜王卜石  
兔等又復感而嘆曰慈哉

皇命天生聖人自然與人不同撫夷官問之曰  
我中國

皇命舉動爾等問之何爲虜王卜石兔等曰我  
雖夷狄也有父母也有子孫父母過去了  
也知哀慕子孫生下來也知襁褓你中國  
皇命這等孝這等慈我等如何不知感動虜王  
又問曰那御史劉光復如何得罪

皇俞撫夷官答曰御史劉光復在

皇俞面前高聲大氣震動了

太皇后的几筵所以

皇俞怒他虜王卜石兔等答曰這等是自取但不如饒了他更好撫夷官慰之曰我

皇俞寬仁大德自然不計較他有饒他的日子你們且聽着虜王卜石兔等稱曰此却好了撫夷官又問曰爾來問有甚意思虜王

卜石兔等答曰我等只因家事遲了進貢中國說我不恭順如今我聞得

皇俞這等孝慈聖人豈肯虧負我們我今來問還要進四十年的貢馬見我恭順

皇俞的意思撫夷官許世臣慰而許之隨因御史魯之賢大閱臨邊虜王卜石兔把漢比妓素囊台吉等卽將四十年貢馬差夷恭進臣亦意料有所不及矣臣讀中庸言惟

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是以  
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  
不尊親臣復而思之天下至聖不知有何  
妙道能使聲名洋溢又不知有何妙道能  
使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今觀

皇上孝於

慈聖皇太后慈于

皇太子 皇諸孫只此一念能使中國傳誦

夷狄感懷如此可見至聖之道聰明睿知  
豈復有加於

皇上之孝慈者哉所以使聲名之洋溢凡有血  
氣之尊親豈復有加于

皇上孝慈之外者哉詩曰大孝不匱永錫爾類  
劉光復當

聖母几筵之前高聲驚動班在羣臣之后越次  
近前則誠不可謂無罪

皇上怒之誠不可謂無因但御史久不習練  
朝儀無 躁率

皇上挫而折之小臣皆知罪矣但光復有老母  
風燭可念

皇上稍推追思

聖母之心下及劉光復之母得無有戚然不忍  
者乎臣與劉光復從來無一面之識特因  
庚戌年巡按山西會同災傷異常光復設  
法救荒或煮粥或賑濟備極苦心全活者  
何止數十萬人地方至今念之

皇上有臣如此方將十世宥今以高聲越次一  
事之失繫之幽囚非但光復一身可惜而  
爲地方救人亦可惜也且中國舉動乃夷  
狄觀望所係

皇上宥而出之使四夷稱頌

聖德慈悲功德廣大無量豈不猶盛美乎臣老

卷四  
病得生匆匆進此一言以自附於野人芹  
曝之獻蓋以身將長往言出感恩蓋前此  
皇上惓惓留臣惜其求去之切則今日俯聽愚  
臣一言以保萬萬年之聲名以光萬萬年  
之

聖治是卽臣愚常在

闕庭也臣不勝激切懇求祈望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三月初三日

刑部尚書李誌一本爲熱審屆期懇乞

聖明矜宥囚臣以光盛治以迓天休事職等竊  
惟泣罪者下車施恩者解網雷霆雨露在  
上天原係並行刑威赦宥在明主尤當互  
用茲當熱審之期凡待盡園土中者誰不  
望青霄而思沾灑澤况叨

皇上侍從之臣備

皇上耳目之任者乎御史劉光復職司言路不

識忌諱啓口高揚於官門之前我

皇上恐驚

聖母几筵自不能不深罪光復者普天率土具  
仰

皇上天性大孝卽光復不能自爲解卽職等亦  
不敢強爲光復解獨念光復自幽囚以來  
拊心抑志無日不誦

聖度之能容無言不悔臣罪之自取彼固凜

天威於咫尺視囚圜爲福堂矣所可悲者老母  
之血泪已乾將爲子亡光復獨何心而爲  
人子幼子之肝腸欲斷將爲父死光復又  
獨何心而爲人父逢盛明之世抱愚戇  
之忱本欲望

君爲堯舜而乃致

聖君有罪諫臣之名心雖無他言實有犯光復  
抑又獨何心而爲人臣職等言念及此五

內俱酸伏望

皇上慨然寬宥令得與矜疑之囚同類而共沾  
恩澤洪仁也恭繹

聖母遺詔以起廢爲惓惓聞光復幽囚

在天之靈必有惻然而不寧者時屆禋祭仰推  
聖慈而亟釋之使得延殘喘於海濶天高之中  
則

聖母之所隆施者最深最廣達孝也遠追帝王

欽恤之典仰體天地好生之德令白骨生  
肉而幽谷回春衍

宗社無疆之慶布太和于

大明宇宙間使傳播四方垂光青史皆頌

聖明之轉圜霽威不罪戇臣也如此顯名也一  
舉而衆善咸備天休滋至矣臣等無任激  
切激切祈禱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刑科給事中姜性等一本爲

聖母禫祭屆期德意宜承懇乞

聖明釋纍臣以廣孝思事職等竊惟帝王之孝  
與士庶異士庶以一人承歡爲孝其分有  
涯帝王以天下聚順爲孝其思不匱故有  
跡得罪于親而親實鑒其無他則仁孝之  
所宜曲體者也矧時序已更正回慘爲舒  
之際猶介介於懷而不與之維新哉則劉



光復之久繫宜釋也職等謹合詞以請惟  
皇上垂察焉去歲五月二十八日

皇上御慈寧宮 召見羣臣劉光復奏對失序  
詞氣太揚

皇上以震驚

聖母罪之下光復於獄諸臣相繼請之不得蓋  
皇上孝之至也

皇上孝聖母之孝一話一言不忘也當儼然如

在之時有卒然疾呼之事似覺驚駭聽聞

震動 几筵

皇上所宜勃然動念諸臣不得關其說耳然而  
光復之意亦自有可原者

皇上數十年靜攝一旦

臨軒

天顏天語穆穆在上

聖子 神孫雍雍於旁可不謂奇邁哉一時

大小臣工莫不感泣僉欲効一得之愚爲  
聖朝揚盛美補闕失光復義激于衷情見乎詞  
不覺其聲之疾而大也蓋庶幾虞廷颺言  
之遺風焉豈誠敢于驚

聖母取罪戾哉卽

聖母當日亦必不以此罪光復也職等恭誦遺  
詔惓惓以親賢起廢爲訓夫旣欲拔人於野  
詎肯禁人於獄又寧有

久之不

爲隱痛者

聖母在天之靈薄海臣民諒之審矣目今五月  
初九日爲禫祭之辰想音容之如卽而感  
悼悲痛惟此時追遺意之可尋而錫類解  
網亦惟此時光復之貞誠慷慨

聖母亦旣原宥

皇上何不及今寬之也且光復老母幼子相倚  
爲命一人幽囚舉家號泣

聖心能無惻然乎况時近熱審一切扞網之民  
情可矜疑例得解釋豈其爲天子耳目之  
臣積勞可念偶誤可恕顧不得衆犯一視  
而並釋之尤非

皇上所以恤下私而弘

主度也伏乞

皇上念服制漸更纍臣久錮仰承

聖母德音亟出光復於獄豈惟光復感激銜結

而職等俱誦

聖明圖報無涯矣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 二十四 日

大學士方從哲等題竊照御史劉光復之事臣等不避煩瀆屢冒

宸聰激聒之罪自知不免然區區此心非直爲光復也當

聖明之朝而使主上有罪諫臣之名寧不貽累君父事仁厚之主而使言官蒙直臣之罰寧不得罪於士大夫遇君明臣直之時而不能調停幹旋以成一時之盛美寧不遺譏于

清議總之皆臣等之責也抑非獨臣等也  
自古帝王業炳當年聲施後世者莫不以  
含容爲大度以聽納爲虛懷以宥過施恩  
爲盛節當其時朝有鳴鳳之音廷無仗馬  
之斥下效引裾之直上加折檻之忠猗歟  
休哉豈非清朝之盛事微臣之至願哉今  
光復繫獄逾一年矣寸心未剖雷霆之摧  
擊旋加片語纔陳縲紲之拘孥立至朝登

殿陛夕伍纍囚以古況今似非 盛世所宜  
有也此臣等之所深惜也前此九卿累牘  
臺省交章臣等俱以頻煩取戾故數月之  
間相戒以言以俟

宸衷之獨斷今諸臣靜聽已久臣等密懇再三  
而 九重之上寂無消息况

聖母升祔在邇

皇上大孝已成此時而 德音猶稽超生無路

又將何望哉臣等合而論之當

靈筵密邇

天威咫尺之際而光復大言無忌以致震驚此  
戇臣之罪也當困衡旣久懲創已深而

皇上慨然曲赦以示矜全此

聖主之恩也始因

聖母震驚而譴之天下孰不仰

皇上之孝旣因

聖母慈悲而宥之天下孰不頌

皇上之仁仁孝並行恩威互用比大禹下車之  
泣追成湯解網之風臣等犬馬私衷所致

願於

聖明者如此非直爲光復亦非直爲臣等也臣  
等補牘詞窮顛天力竭有心欲吐無計  
堪施但望

皇上憐光復并憐臣等之苦心乘此几筵將撤

慈靈屬望之時渙發德音將光復立  
賜釋放此真

聖母無量功德

皇上所爲薦揚祈祝以增在天之福者不倍出  
尋常萬萬哉萬代瞻仰惟此一時臣等不  
勝迫切惶悚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 十二日

工科右給事中徐紹吉一本爲

聖孝錫類宜弘

聖慈推恩宜廣懇乞 矜宥久繫懇臣以慰中

外瞻仰事邇者

聖母升祔之辰伏覩

皇上終慕之典因而傳示 東宮講期預

勅二王婚禮所以仰追

遺詔佑啓祥源何宣昭也一時臣民懽呼聲騰

輦轂繼又捧誦

聖諭 賜皇親武清伯李誠銘等或增祿米或  
晉品階無非敦不匱之深恩沛逮下之闔  
澤此卽古稱錫類之孝何以加焉職是以  
感激愚衷引伸

德意如罪臣劉光復者能無均至於

皇上之推恩乎蓋

皇上之罪劉光復者爲其奏對越次懼震驚

聖母几筵耳今自升祔之後

神昭於天

主成於廟想前日之几筵亦旣撤矣猶猗

嚴譴未釋解網無期竊恐

聖母在天之靈亦有愀然而不安者何也我

聖母天下臣民之大母也侔

先皇乾始之德享

皇上尊養之隆六十年間普天率土雖昆蟲草



木靡不托命坤厚矧生逢盛際職本言官  
固

皇上之諍臣實

聖母之遺臣也當

慈馭升遐之日遺訓昭垂念念家國豈不異

朝多敢言直諫之士以佐

宗社無疆之福而劉光復及因言罹罪久困囚

囹職知

聖母在天之靈更愴然其不忍也賞賚孔篤於

懿親哀矜弗貸於戇直

一人因心之孝

九重浩蕩之恩得無有隱而未推推而未盡者

耶且職嘗考往牒唐敬宗時有鄂令崔發

以擒曳五坊使獲罪繫獄李逢吉等從容

言於敬宗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也

狀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

卷四  
三十一  
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所宜矜念敬宗乃  
愍然卽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  
母夫敬宗唐之庸主也其廷臣猶能以孝  
之一言立爲感動今聞光復有母垂老憂  
病之狀一一與崔發母同而羣臣所爲請  
命於

聖孝者又不爲不切乃靜聽以來

宸衷錫類未蒙 矜釋豈

皇上舜文在宥而又使前代世主得于君臣之  
間專美史冊也哉中外瞻仰在此一舉伏  
惟

聖明垂察職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浙江等道掌道事廣東道監察御史毛堪  
等一本爲

聖孝光天普被累臣困極堪憐懇乞  
皇上俯允矜宥以終

慈恩事竊惟去歲五月 慈寧宮

召諭之時正臣子快覩

天顏之日御史劉光復以一介小臣輒敢越班  
趨前奏對失序倉卒之間糾儀無人遂致

上干

聖怒遭此不測實其自取惟是忠言未脫於口  
而重譴已及其身迹雖有犯心實無他在  
廷大小諸臣萬目共見亦

皇上所洞矚也特以

聖母几筵在上孝思溢發不難繫一小臣以昭  
如在之敬今

升祔禮成倏已一月餘矣赦罪恤災之恩將無

所不普徧而光復之事似亦 慈寧宮前

一未了之前件也一臣幽繫舉

朝失色職等側耳靜聽爲日已久

聖度如天何難慨釋想

聖母在天之靈亦必有惻然於此者

皇上得無動念乎光復在獄每語人曰初時奉  
旨拿下中涓多人羣簇甚有挺杖交下者此時  
若非

天語傳宣戒無亂毆必且死於立刻八十老母  
若聞子死必且驚墮於家且母子兩命得  
以延至今日者皆

皇上所賜餘生也

聖恩浩蕩惟有感泣職等聞之亦皆泣下夫人  
委贄致身無以有已則當策名之日死生  
榮辱業已置之度外夫復何言惟是我

皇上寬仁大度超越千古四五十年來未嘗輕

僇一言官真足爲聖子神孫之法何獨於  
光復而經年累月長繫不釋哉釋之此其  
時矣近聞光復之念母情切憂思傷脾兼  
以今歲酷暑獄中積穢遂抱泄痢劇症強  
壯之軀頓成羸弱倘一旦溘先朝露長爲  
獄底游魂是時

皇上卽有下車解網之仁其有及乎頃者三輔  
苦旱飛蝗蔽天祈禱兩旬未有應驗職等

蓋相視而嘆籲天之難也及茲旬日之間  
甘霖連霈萬物昭蘇人情兢暢有若更生  
職等又相顧而喜回天之易也我  
皇上心與天通既可嘿感蒼穹自宜俯慰臣庶  
彼暑濕之鬱蒸狴犴之求活亦何減大旱  
之時雨哉假令去歲既荒而今年復旱嗟  
此小民將靡有孑遺而  
皇上宜何如焦勞

皇上爲天之子而實羣臣萬姓之天也經年淪  
繫一旦放生施不測之法以肅久曠之  
朝儀又施不測之恩以作敢言之士氣通變  
盡神鼓舞不倦夫然後謂之善法天謂之  
真不測而可以綿萬年有道之長于未艾  
極天所覆

慈恩圓滿

皇上寧有靳焉職等合詞懇請非敢下庇同官

實以上光

聖孝伏祈特

賜矜憐早爲寬釋海內幸甚職等幸甚干冒天威曷勝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刑科等科給事中等官姜性等一本爲

聖孝禮畢三年戇臣繫越一載懇乞原情推恩速賜矜釋事職等竊惟

皇上之事

聖母也靈几奉將宮中縞素斷行三年之制自古帝王之孝無以踰焉惟是時當諒陰他務未遑今已禫除矣升祔矣諸如

儲講王婚用人行政之大者亦旣次第或

奉行或候

旨矣獨累臣劉光復者未蒙釋放言者累牘而  
俞音尚復杳然職等安得嘿嘿而不以請蓋光  
復而果震動 几筵也震

慈帟之遂密干

聖怒之威嚴烏得無罪顧職等念之深宮奧寢  
母靈馮焉冥冥之中其周廬而呵護者諒不異  
如存之日也何遂至驚動乎况屈指一年

以往卽驚者未有不妥者矣卽動者未有  
不定者矣此不可釋光復耶且光復之驚  
動亦直以其語聲大耳凡人情見有非常  
可喜之事則踴躍歡呼而不能自禁

慈寧宣召非千載一時乎光復在班行之中喜  
極欲狂而形於奏對又何足惟焉古之人  
臣有稽首颺言者有山呼稱祝者其聲未  
嘗不高且大方侈爲美談而柰何今日翻



成闕事也此又可爲光復亮者也昨者

聖母神主歸陵滿朝攀送職等行禮之時不見  
光復心甚憐之意其幽囚佗條必有不能  
堪情之甚者乃聞其獄中北面叩首望

聖母之靈而請曰小臣有罪實有震驚今而後  
願

聖母卽安玄寢萬年勿替也吁嗟光復戇人也  
悔艾至是亦可憫矣職等又聞

聖母懿性好生不忍殺傷一物 耐升之後

神反舊宮必有怵然於光復之事者况今熟審

屆期

慈澤廣被普天率土罔不跂望昭蘓而光復獨  
無緣瞻天日也

皇上得無念之也耶伏望

皇上捐去成心 恢張曠度 沛發

明詔立出光復於獄微光復之故也若曰前日

凡筵偶驚光復之苑惟

聖母今日 神靈安妥亟

賜之生亦惟

聖母總之推

聖母罔極之慈恩以成

皇上錫類之孝也而已矣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 十八日

刑部尚書李誌等一本爲累臣染疫瀕危

懇乞

天恩俯 賜矜宥以溥

皇仁以全令名事臣等竊見御史劉光復自幽

囚以來一切困苦悔悟之情骨肉悲傷之

狀洞徹

宸聰臣等惟拭目以望

皇仁之浩蕩而已何敢瀆陳乃于本月十六日

准提牢主事孫如洵據司獄官段維成呈  
稱劉光復感染獄疫沉重亟宜命醫調治  
等情卽遣醫官蔡欽順前去看視救療因  
稱時疫法宜解表柰其積憂損神脉息細  
微解表必傷元氣藥餌不敢輕投臣等一  
聞斯言何異越人望走之時勢誠急矣不  
覺拊心內慟淚潛潛數行下痛念光復言  
僅失序心實無他本欲以言效忠乃更以  
忠獲罪臣等固知雷霆無竟日之怒

皇上暫雖繫之久必釋之詎意其數竒命薄忽  
染疾一至此也夫獄中卑濕湫隘瘟疫時  
作諸囚中報病請調治者無日無之報故  
請相埋者無日無之意者天佑忠良光復  
危可望甦或不致爲囹圄之鬼萬一事有  
不測是臣等不能早爲請

命以致諫臣禁斃彼時

皇上必且責臣等不早言罪復何辭而天下萬  
世之罪臣等者豈其微哉是敢披瀝

上陳伏乞 俯垂矜念立

賜宥釋令其生出獄門一見老母弱子倘因得  
以回生皆

皇上再造之鴻恩卽不狘者猶勝與諸死囚同  
朽腐夫孰非

恩賜也在 朝大小臣工以至薄海內外靡不

頌

聖天子之命名於無窮矣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 二十日



